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五十九回 假義僕復又生毒計 真烈婦二次遇災星

且說老員外只顧喝酒，沒留神酒內有東西。酒過三巡，就身不由自主，四位俱都摔倒在地。你道這是什麼緣故？列位必疑著是黑店，卻原來不是黑店。這店東姓毛，叫毛天壽，這個地名，叫毛家疃。這店東有個外號，叫千里一盞燈，先前是個佔山為寇的山賊。有個伙計叫賽張飛蔣旺，二人在夾龍溝嘯聚嘍兵，劫奪過往客商，後來被本地面官搜山，賽張飛蔣旺被捉，毛天壽由後山滾山而逃。過了半載有餘，自己扮作乞丐，入夾龍溝，慢慢搬運先前所藏的金銀財物。當初劫奪的東西，是值錢的物件，俱都藏在一個石洞之中，上面用亂石蓋好，就是他與蔣旺知曉此事，如今蔣旺問成死罪，就是他自己一人搬運。後來開了一座小雜貨鋪兒，總是賊人膽虛，怕有人知曉他的根底，自己拾掇拾掇，就回了原籍。如今也上了幾歲年紀，就在此處開了一座店房。可巧這日在知縣衙門裡會著東方明，與知縣一同拜的把兄弟，三個人交得深厚。後來知道東方亮私通了襄陽王，商量著一同造反，自己又怕事敗，招出滅門之禍，打算自己這點家財足夠後半世的快樂了，又沒有子嗣，縱然掙下萬貫家財，日後也是白便宜旁人，倒不如作一個清閒自在，不作犯法之事，到底是夢穩神安。自己就冷淡了東方明，不與他們親近，不料東方明事敗，就有王虎兒、王熊兒會同薛昆、李霸找到毛天壽店中來了。皆因薛昆、李霸被山西雁追跑，天光大明，二人才會在一處，見面之時，唉聲歎氣。正要商量一個主意，就聽那邊樹林之中，有兩個人嘍啣痛哭，走過來一看，卻是王虎兒、王熊兒，旁邊放著兩個包袱。薛昆道：「你們意欲何往？」王虎兒說：「我們一點主意沒有，打算要在此處上吊。你們二位爺台要上哪裡去？」薛昆說：「咱們一同上南陽府見大太爺去，讓那裡派人與你們員外爺報仇。」兩個人一聽，把包袱拾起來，一直撲奔南陽而來。四人走至晌午，到一個雙岔路。王虎兒說：「你們二位爺台多走幾步，我們員外爺的盟兄就在毛家疃，給他送個信息去如何？」薛昆說：「使得。」就到了毛家店。王虎兒與薛昆、李霸見了毛天壽。王虎兒哭哭啼啼的把他們一家火滅煙消的事情學說了一回。毛天壽一聞此言，也就放聲大哭，問他們此刻有什麼主意？王虎兒說：「我們只可上南陽府見我們大太爺去，讓那裡設法與我們員外爺報仇。」毛天壽問：「怎麼沒上縣衙稟過太爺？本地太爺與你們員外爺，我們都是換貼的兄弟，那裡要是知道這個事情，不能不替你們出力。這是哪裡來的這伙人？又有裝神的，又有裝鬼的，又有大山精，又有母夜叉。想施俊乃宦官之子，怎麼他認得這些個人呢？這可真奇怪了。」隨說著話，就叫擺酒。不多一時，酒已擺齊。連虎兒、熊兒也就搭了一個座位，同桌而食。王虎兒斟酒，將要端酒杯，忽聽外面一陣大亂，正是沙老員外到。王虎兒掀著簾子，往外一看，正見女眷下馱轎車輛，看見了金氏與秋葵、施俊幾個人，王虎兒盡都認得。又是歡喜，又是害怕，歡喜的是他們到這店中，可算是自投羅網，員外之仇可報。怕的是施俊已是死了，怎麼又會到這裡來呢？一轉面就與毛天壽雙膝跪倒說：「大太爺應了小人這件事情，小人起去，如若不應，小人就碰死在大太爺的跟前。」毛天壽說：「你還有什麼要緊的事？你只管起去，我無有不應之理。」王虎兒方才起來說：「方才進來的這些車輛馬匹，男女眾人，就是我們員外爺的仇人到了。」毛天壽一聞此言，登時一怔，說：「哪一個要了你們員外的性命？」王虎兒說：「搶的就是那個面上有血痕的婦人。另有個黑粗胖大的婦人，我們舅老爺連我們員外爺的性命，俱死在這個醜婦人的手內。求你老人家，念著與我們員外爺八拜之情，如今她既住在這裡，就如籠中之鳥、網內之魚，若要報仇，不費吹灰之力，要錯過這個機會，可就無處去找了。」薛昆、李霸也就深施一禮，說：「毛兄長，只要你老人家一點頭，等至晚間他們睡熟之時，我們兩個人進去，結果他們的性命。」毛天壽哈哈一笑，說：「此乃一件小事。」對著王虎兒說：「總是你家員外爺此仇當報，想不到他們自投羅網。不用你們去，我自自有主意。」隨即把伙計叫來，問了問上房共有多少女眷，西院有幾個男人，連趕馱轎的馱夫，叫他們另住一所房屋。自己立刻去配了藥料，回來並合好蒙汗藥，交與伙計，就將上房中連西跨院、馱夫那裡，酒內俱都下了蒙汗藥。連馱夫到老員外那裡全都躺下了。惟獨上房女眷沒躺下。是什麼緣故？皆因這裡有一個使蒙汗藥的老行家，就是甘媽媽。在娃娃谷的時節開黑店，她那蒙汗藥天下無雙，無異味，無異色，酒也不渾不轉，連翻江鼠蔣爺都受了她的蒙汗藥酒。這店中的酒，如何購得過她去？把酒席擺好，將一斟酒，甘媽媽說：「慢著，這酒千萬別喝！」眾人一怔，甘媽媽托起這酒杯兒來一看，酒在杯內滴滴溜溜的亂轉，並且發渾，用鼻孔一聞，這酒有藥味。甘媽媽說：「好哇，險些終日打雁叫雁啄了眼。你們這能耐差多著的呢！要論使蒙汗藥，你們在孫子輩兒上呢！」蘭娘兒一見這個光景，頭上就摘花朵，脫長大衣服。甘媽媽攔住說：「你先等等，那屋裡還不定怎麼樣呢？待我先過去瞧看他們，要是受了藥，先把他們救過來，然後動手方妥。」蘭娘兒說：「這菜大概也就吃不得了。」甘媽媽說：「總是不吃的為是。」自己提著茶壺，把裡面的茶全都倒將出來，奔到廚房，打了一壺涼水，提著直奔西院。果然，到屋中一看，全都東倒西歪。甘媽媽暗笑說：「可惜老員外久經大敵之人，不懂得他們這個圈套。」拿筷子把牙關撬開，把涼水灌將下去，一個個皆是如此，轉眼之間，慢慢甦醒。沙老員外翻眼一看，連忙問道：「這是什麼緣故？」甘媽媽就將受蒙汗藥的話，細說一回。此時焦、孟、施俊也都醒過來了。焦、孟二位一聽，只氣得渾身亂抖說：「老哥哥抄傢伙。」老員外問甘媽媽：「你們那邊，倒沒受他們的詭計呀！」甘媽媽說：「我們剛才斟酒，就看出他們破綻來了。」老員外先教甘媽媽過去囑咐姑娘們，別教她們出來動手，連施俊也帶至那邊去罷。

甘媽媽點頭，就把施俊帶到前院五間上房之內。將至屋中，早被王虎兒看見。皆因王虎兒扒著東屋窗櫺一看，說：「那老婆子怎麼打西院出來？並且那施俊也奔上房去了。」毛天壽說：「再等片刻，看看如何，也許是把那相公約到前面喝酒來了。」又等了半晌，絕無動靜，隨著叫伙計到上房，問問添換什麼酒菜，看看怎麼樣子。伙計答應一聲，往外就走，來至房中，一掀簾進去，說：「太太們添換什麼酒菜？」剛進屋中一瞧，這些太太們都是短衣襟的多，拿刀的拿刀，提棍的提棍，見勢頭不好，剛要回身，早被蘭娘兒磕頭一刀殺死。蘭娘兒頭一個就一掀簾子闖出來了，緊跟著秋葵一掄混鐵棍也躡出去了。毛天壽就知道勢頭不好。鳳仙也把長衫脫去，也提一口刀，論說鳳仙使彈弓最熟，進店下車輛，沒料著有這些事情，彈弓還在車上綁著呢，彈囊兒可在包袱裡面。鳳仙挎了彈囊，提著這口刀，出離屋中。此時西院內，沙、焦、孟也就躡出來了。薛昆、李霸一聽院內有男女叫罵，也就不能不出來動手，隨即就掖衣襟，挽衣袖，拉刀出來。毛天壽也就脫了長大衣服，叫人抬過槍來，吩咐一聲上店門。王熊兒就往外跑，說：「我去關大門去。」毛天壽說：「憑他是誰，別叫進來。」自己躡在院中，先與沙老員外交手。薛昆、李霸就叫蘭娘兒、鳳仙、秋葵、焦、孟五個人把這兩個人裹住，也難為這二人手中刀上下飛騰，遮前擋後，可就沒有還手之力。忽然間由後邊跑來數個人，俱是店中伙計，也是長槍短刀花槍鐵尺鎖子棍，轉眼間往上一圍。此時間就歡喜了秋葵一個，單手一掄渾鐵棍，呼呼的風響，盡奔這些伙計，碰上就死，打著就亡，轉眼之間，傷其一大半，大眾齊說利害。毛天壽一瞧勢頭不好，奔東夾道，往北飛跑。老員外哪裡肯捨，尾於背後緊緊一追。毛天壽早一伸手，掏出一枝鏢來，正跑之間，一扭身，對著老員外就是一鏢，只聽「叭啞」一聲響亮，正中太陽穴，「撲咚」死屍栽倒在地。要問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